



世界经典中篇坊

# 死于威尼斯

刘志权 丛书主编 [德] 托马斯·曼 等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世界经典中篇坊 ——

# 死于威尼斯

刘志权 丛书主编 [德] 托马斯·曼 等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于威尼斯 / (德) 托马斯·曼(Mann,T.) 等著; 袁丽红等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1

(世界经典中篇坊)

ISBN 978-7-5399-5658-9

I. ①死… II. ①曼… ②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5544 号

书 名 死于威尼斯

---

著 者 (德) 托马斯·曼 等

译 者 袁丽红 等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文字编辑 邵 娃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滨海县印刷三厂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658-9

定 价 30.00 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米佳的爱** 1

---

这种存在感一天比一天鲜明，一天比一天美好。随着米佳恢复精神，安定下来，慢慢地忘记了那个平凡的卡佳。而这个平凡的卡佳，就是那个在莫斯科常常令米佳感到懊恼的，与他的想象中塑造的卡佳格格不入的卡佳。

**维多利亚** 83

---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拥有这么美好的一天！他轻抚着石头上的苔藓和地上的枯枝。维多利亚没有向他微笑，是的，她肯定没有笑。她只是站在码头上，脸上微微泛着红晕。他当时要是把这手表送给他，也许她会喜欢的。

**死于威尼斯** 185

---

他忙不迭地宣布启程。在抵达小岛的一个半星期后，他带着行李乘坐一辆便捷摩托艇，穿过早晨多雾的海面，回到了海军基地。刚一上岸他就沿着踏板登上了一艘正在起锚的轮船，甲板湿漉漉的，面前是目的地，威尼斯。

## 青梅竹马

265

美登利觉得上学再没有了乐趣，索性借着脾气折断了石笔，扔了墨块，书也不看了，算盘也不摸了，成天与要好的朋友在一起没日没夜地玩耍。

## 苹果树

321

在新月花园里，斯黛拉坐在一张野营用的椅子上，正在写生。他偷偷走到她身后，她是多么的美丽动人：专心致志地弯着腰，举着刷子，比画着大小，皱着眉头。

## 米佳的爱

[俄]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 著

袁婷婷 译

三月九日是米佳在莫斯科度过的最后一个幸福的日子。至少，他是这么觉得的。

那天上午十一点多，他和卡佳沿着特维尔林荫道散步。冬天突然向春天投降了，阳光甚至让人感到有几分暖意。仿佛百灵鸟真的飞来了，还带来了温暖和欢乐。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到处都在解冻，屋檐全在滴着雪水。打扫院子的人们，有的在砸掉人行道上的冰，有的在清除屋顶上黏成块的积雪，到处熙熙攘攘，生机盎然。高高的云朵逐渐散开，化成缕缕白烟，和湿润的蓝天融为一体。远处高耸着的普希金铜像在静静沉思，耶稣受难修道院也闪闪发光。然而，这一切在卡佳面前都黯然失色。卡佳这一天显得特别可爱，全身散发着淳朴和亲切的气息，不时以一种带着稚气的信任挽着米佳的胳膊，仰望着他的脸。此刻，米佳幸福得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了，步子迈得很大，卡佳都有点跟不上了。

快到普希金铜像跟前时，她突然说：

“你笑的时候，咧着大嘴，腼腆得像个可爱的孩子，真是可笑。不过别在意，我正是因为这种笑容爱上你的，同时也因为你拜占庭式的眼睛。”

米佳竭力克制着不再咧开嘴笑，也努力抑制着内心的满足和少许的委屈，这会儿普希金铜像已矗立在他们面前，米佳一边看着铜像，一边友善地回答道：

“说到孩子气，在这方面，你我好像差不多。我长得像拜占庭人，就好比长得像中国的女皇。你们对拜占庭、文艺复兴之类的

那么入迷……我真是不理解你妈妈。”

“怎么，如果你是她的话，难道要把我锁在闺房里吗？”卡佳反问道。

“不会锁在闺房里，只不过不会让所有这些所谓的艺术家作风，所有这些画室，音乐学院，戏剧学校的未来之星们踏进家门。”米佳回答着，并竭力使自己的口气显得心平气和和亲密自然：“你自己告诉我的，说布科维茨基已经约你去斯特列里娜大街吃晚餐，叶戈罗夫也提出要给你塑一尊即将消逝的海浪模样的裸体像，不用说，这些肯定让你感到很荣幸。”

“即使是为了你，我也不会放弃艺术的”，卡佳说。“也许我就是可恶的女人，正如你常说我的那样。”她说，虽然米佳从来没这么说过她，“也许是我堕落了，但是请接受我原有的样子吧。我们不要吵架了，你也不要再猜忌我了，哪怕只是今天，在这么美妙的日子里。对于我来说，不管怎样，你永远是最好的，是唯一。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她压低声音执拗地问道。这会儿她已经用做作的迷人的眼神看着米佳的眼睛，若有所思般的慢腾腾地朗诵着

我们之间没有秘密  
心与心交换了戒指

这最后一句话和这两句诗已经完全刺伤了米佳。总的说来，这一天有很多事情可以引起他的不快和痛苦。比如说那关于孩子般腼腆的笑话令人不愉快，他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卡佳开这种玩笑了，而且，这种玩笑并非无心，卡佳常常显示出自己在各个方面比他成熟，常常（情不自禁地，也就是非常自然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而米佳也痛苦地把这看成是她在某种隐秘的不端行为方面经



验丰富的标志。让他觉得不愉快的还有“不管怎样”(对于我来说,不管怎样,你永远是最好的)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降低的嗓门。然而最令人不愉快的是这两句诗以及她那做作的朗诵。而后来也正是这两句诗和她那做作的朗诵,最容易让他联想起他失去的卡佳,也强烈地激起他对那群人的憎恨和妒忌。在三月九日这天,他居然比较轻松地忍受住了这些,正如他后来常常感觉到的那样,这一天是他在莫斯科度过的最后一个幸福的日子。

这天,卡佳在库兹涅茨基桥附近的齐麦尔曼商店里买了几本斯克里亚宾的琴谱。在回来的路上她随口提起了米佳的妈妈。她笑着说:

“虽然还没到那天,但是你简直无法想象,我有多么怕她!”

不知为什么,在他们相爱的所有时间里,还从没谈到他们的未来,一次都没有谈到他们的爱情将会有怎样的结果。现在卡佳突然就说起了米佳的妈妈,还说得那么自然,仿佛她已经确定他的妈妈就是她未来的婆婆了。

这天以后，一切都一如既往。米佳送卡佳去艺术剧院的艺术学校，一起去听音乐会，一起出席文学晚会，或者在她基斯洛夫卡大街的家里坐到半夜两点，享受着母亲给她的奇怪的自由。她的母亲是个抽烟抹粉、一头红发的女人，可爱而且善良（早就跟已经另立家室的丈夫分居了）。卡佳也会常常去马尔洽诺夫卡大街的学生宿舍找米佳。他们的约会仍跟从前一样，几乎是在缠绵接吻中度过的。可是，米佳坚持认为某种可怕的东西突然从天而降，觉得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卡佳身上也发生着变化。

那段轻松难忘的时光已飞逝。他们相识不久就觉得世上最有趣的事莫过于跟对方聊天（哪怕是从早晨谈到晚上），米佳意想不到地进入了他从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暗自期待的童话般的爱情世界里。那时是严寒而晴朗的十二月。浓霜和低悬的太阳点缀着莫斯科。一月和二月将米佳的爱情卷入了似乎已经实现了或者说至少也即将实现的连绵的幸福旋涡中，但是那时就有某种东西开始（而且越来越频繁地）扰乱和危害着这种幸福。米佳那时就常常觉得有两个卡佳：一个是他从相识的第一分钟开始就坚决渴望和需要的卡佳，另一个是现实的、平凡的、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的卡佳。可是，米佳当时还丝毫没有现在这样的体会。

一切都好解释。女人们开始忙碌春天的操心事，购置东西，订做衣服，没完没了地改这改那。卡佳也确实不得不经常陪母亲去找裁缝，此外她还面临着所就读的私立戏剧学校的考试。因此她

忧心忡忡和精神恍惚十分自然。米佳正是时刻用这些念头来宽慰自己。可是这些宽慰没有多大作用——他多疑的心在唱反调，有力地证实着一件越来越明显的事：卡佳心里对他越来越冷淡了。与此同时他的多疑和妒忌心也在日益增长。卡佳为校长的赞扬而陶醉，跟米佳提及时，她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校长对她说：“你是我们学校的骄傲。”——他对全校女生都称呼“你”。除了正常上课时间外，自大斋节<sup>①</sup>起他就开始给她单独辅导，希望她能在考试中一鸣惊人。众所周知，这个校长一直玩弄女学生，每年夏天都要带一个女学生去高加索、芬兰或者国外旅游。米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校长准备打卡佳的主意了，虽然她在这方面并没有错，但是她一定已经感觉并了解了校长的居心叵测，因此她仿佛已经跟校长处在一种令人厌恶的不道德的关系中了。卡佳对他的注意力明显减弱，这个念头使他越来越痛苦。

他感觉到，仿佛有什么东西开始诱使她正离他而去。每当想起校长，他的内心就无法平静。可是，校长又算得了什么呢！米佳觉得，对卡佳来说，某些兴趣开始凌驾于他们爱情之上。她究竟对谁，对什么东西产生了兴趣？米佳不知道。于是，为了卡佳，他开始妒忌所有的人，妒忌所有的东西，主要是他想象中认为卡佳背着他迷恋上的一切。他觉得卡佳正被人拽着离他而去，而且很可能是去做他连想想都觉得可怕的事情。

一次，卡佳当着母亲的面，半开玩笑地对米佳说：

“米佳，您总是按照《家训》<sup>②</sup>的观点来看待女人，这样您将会彻

---

① 大斋节：亦称“封斋节”。基督教的斋戒节期。对俄罗斯东正教信徒来说，每年为期7周的大斋节是“洗涤肉体与灵魂”的神圣节日。

② 《家训》：这本书是伊凡四世青年时代的教师西尔维斯特神父校订的，是一部关于家庭、社会生活规范的教诲性文集。

底成为奥赛罗<sup>①</sup>。如果这样，我永远不会爱上您，更不会嫁给您。”

母亲反驳道：

“我无法想象不妒忌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我认为，如果有人不妒忌，那他就不是爱。”

“不是的，妈妈，”卡佳说，她一直都喜欢重复别人的话，“‘如果有人不妒忌，那他就不是爱。’这是不对的。妒忌是不尊重你所爱的人。要知道，不相信我，那就是不爱我。”她说这话的时候，故意不看米佳。

“可是我认为，”母亲反驳道，“妒忌就是爱情，我甚至在哪本书上看到过。书里写得很清楚，甚至还引用了《圣经》里称呼上帝本人为妒忌者和复仇者的例子呢。”

至于米佳的爱情，现在几乎完全表现为妒忌了。并且他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妒忌，而是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和卡佳还没有跨过男女之间的最后界限，虽然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举止已经很随便了。现在他们独处的时候，卡佳表现得比以前更热情。但是这种热情看上去很可疑，有时还会勾起一种可怕的联想。构成妒忌心的所有感情都是可怕的，而其中有一种最可怕、米佳也无法辨别和理解的想法。对于他们俩——米佳和卡佳——来说，性欲的流露本来是非常幸福甜蜜的，世上再有没有比这更崇高更美好的，但是此刻米佳只要一想到卡佳和别的男人，这种感情就变得难以形容地让人反感，甚至显得有点反常。这正是最可怕之处。每当此时，卡佳便在他心中激起一股强烈的憎恶感。在他看来，他本人与她的一切都如天堂般美妙，纯洁无瑕。但是，只要他开始想象拿另

---

<sup>①</sup> 奥赛罗：莎士比亚同名悲剧中的主角，他妒忌成性，因相信谗言，误以为妻子与别人有奸情，而将其掐死。得知真相后，他在悔恨中自刎了。

外随便哪个男人代替自己，马上一切都变了，——变成某种恬不知耻的东西，足以在他心中激起想杀死卡佳的欲望，并且首先是掐死她，而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情敌。

考试终于举行了，那天（是在大斋节的第六个礼拜），仿佛是特意为了证实米佳的各种烦恼并非捕风捉影。

考试时，卡佳根本连瞧都没瞧米佳，完全没理睬他，她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交际花。

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穿着一身雪白的演出服，如同一个新娘，她的兴奋让她显得格外美丽动人。大家给了她友好且热情的掌声。而那个校长，自以为了不起的演员，有着一双冷漠且忧郁的眼睛，坐在第一排，仅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豪感，不时对卡佳做出一些提示，他的声音不响，但是全场都听得见。他的声音让人无法忍受。

“少点儿台词，”他用有力而从容的，命令式的口吻讲道，仿佛卡佳完全是他的私人物品，“不要做戏，要用真情实感。”他一字一顿地说着。

这话也叫人无法忍受。同样无法忍受的还有卡佳的朗诵，尽管人们报之以掌声。卡佳涨红的脸蛋微微有些发窘，她的声音有些哑，呼吸急促，让人觉得感动而迷人。但是她用庸俗的唱歌般的声音朗诵着，每个音节都显得那么做作和愚蠢，这在米佳厌恶而卡佳一心想进入的那个阶层里，被誉为是朗诵的最高艺术：卡佳根本不是在朗诵，而是在高声喊叫，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某种萦绕心头且令人陶醉的痴情状态，没有分寸且毫无根据的哀号着。米佳为她羞耻，眼睛都不知道往哪里看。更可怕的是在她身上，涨红的脸上，白色的裙子上（在舞台上裙子显得更短了，因为观众们都是从

下面望着她的)，白色的舞鞋和白色绸子舞袜紧裹着的腿上有着天使般的纯洁和风骚的混合物。“少女在教堂的唱诗班里唱歌。”卡佳用做作的，故作天真的语调朗诵着关于天使般贞洁的少女的台词。米佳感觉自己对卡佳产生了强烈的亲切感——恋人在人群中常常对自己所爱的人产生这种感觉，——同时他也感觉到邪恶的敌意，他为她而自豪，意识到她不管怎样都是属于他的，但同时也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不，她已经不再属于他了。

考试结束之后又是幸福的日子，但米佳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轻信这是幸福了。卡佳回忆起考试的情景时说：

“你呀，真是个傻瓜！难道你没感觉到，我朗诵得那么好，只是为了你一个人吗？”

但米佳无法忘记考试时他的感受。他不敢承认这种感受如今还滞留在他心里。卡佳感觉到了他内心的秘密，有一次争吵的时候，她高声说道：

“我真不明白，如果如你所说的，我身上的一切都那么令人不快，那么你到底爱我什么？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然而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爱她的什么，虽然感觉到自己的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随着妒忌而滋长。由于卡佳，由于这种爱情，由于爱情绷紧的压力以及日益加强的要求，他在同某个人、某件事搏斗着。

“你爱的只是我的肉体，而不是我的灵魂！”有一天卡佳痛苦地说道。

这同样是别人剧中的台词，然而这句话虽荒诞陈腐，却也触及了某个痛苦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不知道，爱的是什么，也不能准确地说出想要什么……爱，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问题更无法回答了。因为无论是米佳听到的关于爱情的故事还是他读过的爱

情小说里都没有找到准确的爱情的定义。在书本里,生活中,人们好像事先约好的那样,要么只谈那种不涉及肉体的爱情,要么只谈所谓情欲肉欲。可米佳的爱情既不同于前者,也不同于后者,他对她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是所谓的爱情还是所谓的情欲呢?当他解开卡佳的上衣,吻着她那以使他感到震惊的温顺和单纯而毫不羞涩地袒露出来的天堂般美好的少女胸脯时,是什么让他几乎昏厥?是什么使他尝到那种死而无怨的欢乐呢?是她的灵魂还是肉体?



---

## 四

---

她的变化越来越大了。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考试的成功当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

不知道为什么，春天来临之后，卡佳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上流社会的年轻名媛，整天都花枝招展，忙进忙出。每当她乘车来找米佳的时候——如今她不再走路来看他，每次都是坐马车——当她放下面纱，快步走过走廊，身上的绸缎裙子簌簌作响时，米佳就会为自己幽暗的走廊感到难为情。如今她对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可总是迟到，并且缩短了约会时间，急着要走，说是得陪妈妈去裁缝那里。

“你明白吗？我们现在都在拼命穿戴打扮。”她说，眼睛睁得圆圆的，兴奋而惊奇地闪光。她心里很清楚米佳不相信她的话，但还是得讲，因为已经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现在她基本不会脱下帽子，伞也不离手，保持着一定距离坐在米佳的床上，她那被白色绸子的舞袜紧紧裹着的小腿惹得他快发疯了。在告别和说今晚又不在家，又得陪妈妈去某处做客之前，她总得演一下这出，目的是为了哄他，用她的话说，是为了奖励那种她称之为“愚蠢的”烦恼：她假装神秘地望着房门，然后从床上轻轻滑下来，扭动着屁股，在他腿上蹭蹭，匆匆地悄声说：

“喂，亲我一下吧！”